

廿世紀的野蠻人



岑 桑 著

人間書屋刊行

38
C

目 錄

- 廿世紀的野蠻人……………(一)
- 「有色人種」……………(四)
- 美國醜聞……………(七)
- 華爾街的「豐收」……………(一一)
- 「聯合國部隊」……………(一四)
- 「頂好」——談翹起的拇指……………(一七)
- 「上帝」和「將軍」……………(一九)
- 仇恨是他們帶來的……………(二三)
- 「美國之音」……………(二六)

牛仔褲.....	(二九)
「美國小姐」.....	(三二)
兩種封面，兩種文化.....	(三四)
半個生病的世界.....	(三六)
柏林的「傳染病」.....	(四三)
華萊士的嘴臉.....	(四五)
火.....	(四八)
你選擇些什麼？.....	(五〇)
後記.....	(五三)

廿世紀的野蠻人

若干萬年過去了，我們還可以自博物館和人類學的書籍中看得見海德爾堡人的塑像。

野蠻的海德爾堡人手提巨木棒，在獵捕不到野獸的時候，他們獵捕的對象就是同樣能「雙足直立行走」的人類了。

從穴居到摩天大廈，從茹毛飲血到尼龍織物和電氣冰箱，從石塊和木棒到卡賓槍……我們不能不說：天地已經有了出奇的「造化」。

從來不知到疲倦的是繞日而轉的地球，從冰河到冰河，從古生代到現代，渺小的人類知道「生活」這東西已經是很久以來的事了；因為人們已經把海德爾堡人列為野蠻的那一類。然而，廿世紀的人類還是那麼明顯地遭受到「野蠻」的威脅；新的野蠻人還是以劫獵為生，雖然他們用的武器已經從石刀石斧變為四十五噸重的坦克車和原子彈了。

當然，廿世紀的野蠻人是「進步」了的；香檳和講究的服裝已經很足以証明這一點。他們都

愛在播音機面前說「文明」話，就在他們準備要作出最野蠻的舉動來之前，表現出來的還是那麼的「彬彬有禮」呀！

要是海德爾堡人能起死回生，受哈佛大學的教育，穿起燕尾服在美國國務院的揚聲器前說起漂亮的英語：去解釋「原子彈」怎樣有效于「和平」的話，那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杜魯門、艾契遜、杜勒斯那羣先生與先生們，比起若干萬年前的野蠻人，後輩是有福的了。野蠻人底木棒子已經美化為鍍金的手杖，他們懂得用多種複什的好聽的語言來裝飾自己的野蠻行徑；而把這稱為「仁慈」的道路，他們組織了野蠻人的集團，從新大陸一直到歐羅巴，從日本海一直到澳大利亞；一切都爲了準備進行一次總的劫掠。他們圍繞在設計新戰爭的參謀本部中打算盤，估計着一顆殺傷彈的爆炸可以換回來多少金元；而他們說：「我們底足以毀滅世界的精良武器，僅僅是爲了全人類的自由……」。自然，海德爾堡人底吃人肉的大口，比起那羣先生與先生們底响亮的嘴巴來，要遜色得多了。

他們正在進行着劫掠和殺人計劃的第一步：在朝鮮，廿世紀的野蠻人乘坐軍艦而來，因「精良武器」而「自由」了的朝鮮人民，一動也不動的躺在漢城和平壤的殘垣頽瓦中，婦人和孩子們屍體堆疊在一起發臭；如此「自由」了的人們是深感自由之可貴的。

野蠻人在朝鮮的「狩獵」，成全了飢餓的他們底「野餐」。他們正在企圖把「獵場」擴展得更遠一點；他們底貪婪的眼睛從鴨綠江的彼岸窺望過來，看見了曾經爲日本人所吮過血，而正在從人民的勞動中所甦生過來的土地；看見了廣漠的西伯利亞原野，他們發覺那些地方更適宜於他們的「狩獵」；於是他們高聲叫囂着：「把一切地方都置於我們的有效射程之內！」野蠻人的石塊都變成榴霰彈了。

廿世紀的野蠻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將一切置於死滅，然後讓加上腳鐐的廚子爲他們製造美味的烤雞。然而廿世紀的人類已經從「自由」過來的了朝鮮廢墟中看清了醜物們所引頸高歌的「自由」，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從而把海德爾堡人的精神結合到「白宮總統」的靈魂裡了。

「有色人種」

美國人，對於皮膚顏色的智慧，比起他們對於天虹的理解力，要高超得多。

在美國，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都是屬於「上等」的那一類，斯坎的那維亞人和日耳曼人次之，法蘭西人和斯拉夫人又要低一等，意大利人更要低許多，然後輪到猶太人和中國人，在這之下，要數到彼多里哥人了，數來數去，最後輪到「黑炭」——美國老爺們對黑人的稱呼。

我並不是想使那些準備或即將到美國去做「第九等人」的中國人，減少威風。事實上，在美國遊來遊去的「黃臉孔」，在「正統」或不「正統」的美國人心目中，無論如何，是要比「白東西」低下若干倍的。紅、棕、黑等等，「自然」更要低下一點，原因是那些顏色比起「黃」來，要距離「白」更遠一點。我也並沒有想使中國人沾沾自喜；以爲到了美國之後，可以在「第十等」以下的「黑炭」羣中，享受「第九等人」的優越感；因爲「有色人種」在美國是同樣可哀的。

請看愛倫堡在他的「白與黑」一文中的敘述吧，他說：「西岸的賤民是中國人：任何房屋，任何旅館，任何餐館，都不准他們進去……命運特別悲慘的是黑人；黑人在美國有一千二百萬以上，而當美國人論証他們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們可以答覆：每十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是被剝奪了最普通的權利——做人。」

愛倫堡說他在華盛頓時，曾經有一個風雅的美國人用自己的遊艇邀請他去遊河，他們看見河上有幾個黑人駕着一葉小舟，遊艇主人的妻子便很不值地說：「你看，竟沒有人禁止他們遊河……」

對於美國西海岸的「賤民」身份，中國人會有怎樣的感覺呢？我想，我們是不必以人種來源的「一元論」來為自己的膚色辯護的，正如不必以漢、唐的武功自詡於外邦人一般。遠在星條旗還不會在新大陸升起之前，那兒早就有中國人的足印了；我死去多年的老祖父，遠在大半個世紀之前，就乘大木船橫渡過彼岸，與其說是「橫渡」毋寧說是「漂流」過去的；因為「渡」便需時十多個月，他是個礦工，據說很有氣力，他流浪在阿美利加的西部，憑一把鐵鍬養活自己。在那之前，其實不知有過多少「有色人種」比他早去得多，他會記得今天的三藩市，曾經是怎樣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市集，他也應該記得自己在那片荒涼地帶做過多少苦工，記得「有色人種」

曾經怎樣苦痛地建立了「白色人種」的世界！最好問問美國的「人種論」專家；問問他們那只有百多年歷史的國家文化，究竟是怎樣來的呢？誰最先住在阿美利加？雅利安人還是「有色」的印第安人？

一四九二年的哥倫布，要比早在紀元一千年發現美洲大陸的諾爾曼人幸福得多；因為後世人只懂得讚美哥倫布而忘記了諾爾曼人。新大陸的雅利安人，也比九等以下的「有色人種」幸福得多，因為「法律」這東西對於九等以下的人物說來，是多麼靈活的，可以千變萬化的東亞呀！一個三K黨員或其贊助者，寧可放過了一場祖路易的拳王衛冕賽，而去參觀一個吊死「黑炭」的「壯麗畫面」的；這便是「白色美國人」對於「有色人種」的「文明」措施。

美國醜驢

在亞洲，美國醜驢們，憑着鈎棒子，藍眼睛和一身笨肉；在歐洲，他們憑着臭味的金元，和詭計，美國醜驢們懂得橫衝直撞，那羣傢伙自以為世上再沒有什麼東西足以和他們「考究」的國籍等量齊觀的了。

美國醜驢們有的是自以為是的，狂妄而愚蠢的優越感，看不起一切，目正義為野蠻，目嚴肅為愚魯，目美好為鄙陋；而以一己放任的蠢相為神聖，這一切總結了新大陸的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我在黔西安順縣遇見過一個美國的軍醫官，他是和一大夥美國兵八一起從長沙撤退過來的；那羣醜驢們都住在我們的學校裏。有一次，我和同學仍在宿舍裏閒談，那個軍醫官提着一副打字機走過來，在我們的宿舍裏找到了一張桌子，坐下來打他的字；悠然自得地左搖右擺，神氣活現的問我們：

「噲，你們看見過這個東西嗎？」他用拙劣的中國話說；好像那副打字機就是他自己的新發

明似的。

我們都相顧失笑。

「呵，沒有見過！這是什麼東西呀？」我們裝作不懂，走過去撫摩他的那副寶物。

「啼！不要動！不要動！會咬人的！咬人的！」他蠢頭蠢腦的說，我們更笑得起勁了。

「笑什麼？」

「笑那副不會唱歌的留聲機呀！」我們說。

他大笑不止，笑得眼淚也流出來了，後來他把這個「笑話」傳告給那羣醜驢們，大大的增加了牠們的優越感，牠們覺得中國人與紅印第安人很相像，野蠻得可以；而我們也在那個「笑話」中知道了美國人有時候是和狂人沒有多大分別的。我們也把那個「笑話」向同學們傳告了，「大大增加」了的却是我們大家對於美國醜驢們的卑視。

有一次我和他們隊裏面的一個下級軍官談起美國軍隊，據他說美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接着就把美軍和槍砲怎樣了不得等等誇耀了一番，口沫橫飛。

「那麼，爲什麼你們又要從長沙撤退過來？」我問他。

「地形不慣，日本人多，我們人少。」他滿臉通紅地說。

「中國有趣嗎？」

「有趣得很，中國的女人頂好！」

「唔，」我真想擱牠一巴掌，「中國的鷄蛋和牛肉好不好？」

「什麼？」那隻醜驢摸不着頭腦。

「我問你中國的鷄蛋和牛肉好不好？你們來這兒住了兩個星期，把安順縣城的蛋價和肉價都提高一倍多了。」

「哦，很好，鷄蛋太小了點，好像就是你們那些中國女人疴出來似的……」他大笑着說，還做了個不堪入目的姿態。

「你們爲了打仗而來還是爲了鷄蛋和肉扒而來的呢？」

「沒仗打自然要吃肉扒，有仗打也還是要吃肉扒，」他做了個很傲慢的姿態。「我們要不是來，安順的肉類和鷄蛋都要發霉哩，你們有沒有美金！美金！」

諸如此類的美國醜驢們的優越感，們看過不少了；那些狂妄的傲慢，能不說是國民黨反動派給他們養出來的嗎！在重慶，就有過一條專爲了一個美國空軍少校的出入之便而修闢的柏油馬路，那些所謂上將就經常做了美軍的尉級或校級軍官的遊覽名勝嚮導者，而自己還沾沾引以爲榮

，無怪乎那些醜騙們不自感「優越」了。牠們有特種殺人，豪淫，有特種走私，運鴉片，有特種犯罪，有特權把一切據為己有；在中國，「超人」的性格就是國民黨反動派送給牠們的禮品，怎叫畜牲們不覺得中國的「有趣」呢！

今天，在中國大陸，醜騙們是再也「優越」不了的了，牠們應該感到「超人」的不易爲了吧。要在中國犯罪，就得坐中國的牢，難怪牠們已經一隻一隻的溜之大吉了，在中國大陸，已經到了美國醜騙絕種的時候。

華爾街的「豐收」

華盛頓的那羣新的野蠻人，正在對全世界誇耀着一枚重磅炸彈落在新畿州平民區裏的「豐收」。而且說：憑那種「豐收」，可以保證太平洋有絕對可能成爲美國的內湖。

是的，戰爭證明了B二十九式的轟炸機，對於朝鮮的牧羊童和刈禾女來說，是無敵的；對於半島上的紡織工廠和低矮的民房來說，是威武而有效的。炸彈可以嚇倒神經衰弱的老婦人，杜魯門肚裏有數，扔炸彈是一種一本萬利的投資。

誰也不會否認一柄發亮的軍刀不單是一件軍裝邊旁的裝飾品，而且它可以在一個母親或是一個單身少女的胸前，成爲一種爲所欲爲的權力。

兀鷹從來就愛捕小雛，麥克阿瑟將軍是威武（！）的。儘管他從前在菲律賓羣島的日本人面前，顯得多麼嬌嬌；然而今天大可刮目相看，在仁川海岸的捕魚人家裏，他老人家至少是頗爲雄赫的了。

太平洋彼岸的老爺們因炸彈的「豐收」而宴飲，而朝鮮半島流着血。那些「約克軍曹」和「積克少尉」們正在敗壞了的麥田旁邊，較量着行兇紀錄，較量着被自己所污辱了的朝鮮女人的數目。他們在松樹幹上細綁着一個個無聲的人民英雄，打賭誰的槍法最美妙；羣中一個頭顱可以贏得半瓶啤酒，落空了一顆子彈要輸掉一根「駱駝牌」香煙。他們笑着，咆哮着，在酒慶之餘，彼此高聲談論着用刺刀編造出來的故事——自己怎樣把一邊號哭一邊掙扎的姑娘，拖進四十五噸的坦克裏，然後又怎樣的把微溫的，裸露的屍體從駕駛室和砲塔裏摔出來；怎樣從孩子們腹中抽出了利刃，再把它插進他們爺爺輩的胸膛；怎樣破開孕婦的大腹，欣賞胎盤裏的「奇觀」；又怎樣用一根紅頭火柴，燒掉了大半個村莊……

那種故事是「動人」的，C三十四式的運輸機一定會把許許多多充滿「動人故事」的軍郵件，一袋一袋的運回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城鎮與鄉村。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攝影師是善於獵取鏡頭的，他們會在被「聯合國軍隊」污辱致死的，女人屍體的畫面旁邊，加上這樣的說明：「請看看！北朝鮮的俄殍！」依士曼·柯達公司的老板，又會因為若干千萬尺攝影軟片的增銷，而高興得哼起小調兒來。雖然，他們因為美國強盜在朝鮮的「警察行動」而獲致的額外收入，比起大量製造軍砲、炸彈、卡賓槍和炸藥的兵工廠主來，還要遜色多多。

當善良的朝鮮人民流着血的時候，當美麗的村莊燃燒着的時候，當和平的城市正在爆炸，母親們驚怖着，孩子們啼哭着的時候；當麥田印滿坦克的齒痕，破爛的學校居住了唱歌的野獸的時候……華爾街的賭徒們却在歡慶着「豐收」，并且準備把他們因「豐收」而來的利潤，變成更多的炸彈；爲了要使金元堆高得更像一個維蘇威火山。

他們要來了！他們蠢蠢欲動了！他們正想把北京變成平壤，派拉蒙公司的攝影師正在準備在杭州和萬壽山，在洞庭湖和珞珈山，和陽朔和觀音山……擄取裸露的中國女人的屍體，「約克軍曹」和「積克少尉」們正在準備從中國人的頭顱上面，打賭他們的啤酒和香煙。

然而，我們也可以跟他們打賭，打賭他們那個迷失了方向的美帝的命運。我們有足够的力量把他們的國家連底打賭過來，抄轉過來，翻覆過來！

我們正告杜魯門的那一羣：正如你們所說——中國有如廣大無邊的「蓄水池」——無論你們如何善泳，也得淹死在這個「蓄水池」裏。在這兒，唯有正義能豐收。歷史是最公正的，在那不可知的日子裏面，請看誰「豐收」了誰！

「聯合國部隊」

在討論美機侵入東北案的時候，安理會的惡轟——美帝代表奧斯汀口沫橫飛的說：「美國從開頭就認為蘇聯將控訴案列入議程，是企圖毀壞「聯合國部隊」的聲譽」。

一隻野狗寂寞地狂吠，也許不大起勁，要是有一隻狗幫助「威」，就會起勁得多啦；因為不單是孤獨的我，而是衆多的「我們」了。狗的心肝，人是知道得清楚的，奧斯汀的心肝，人也是知道得清楚的。

獵頭民族以殺人為榮譽，他們把敵人的頭骨像一串珍珠殼穿起，掛在自己的茅舍或帳篷前面，當做一種榮譽的標誌；誰殺人最多，誰的帳篷前面的人頭骨串子最長，誰就最為紋身的部落所擁戴，也就是說，誰就最能贏得「榮譽」了。

「文明」人和野蠻的獵頭民族的感情，有時候是復和體的，奧斯汀那一流人的心理狀況與犬類的偶合，當然也不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情。